

王刚作品

立博
里格
话达

作家出版社

王刚

王
刚
作
品

博格达童话



王刚

作
家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博格达童话 / 王刚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063-9004-0

I. ①博…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5141 号

博格达童话

作 者: 王 刚

责任编辑: 兴 安

装帧设计: 原本广告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290 千

印 张: 11.625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004-0

定 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伤痕的青春 残酷的诗意（代序）

孟繁华

王刚并不是一个文学新人。早在1987年他就有小说发表在名刊《当代》杂志上，此后他有《博格达童话》《秋天的男人》《遥远的阳光》等发表在《北京文学》《收获》等大刊上。那个时代的王刚英姿勃发，跃跃欲试，他以自己的作品显示了他的文学天赋和勃勃雄心。但一段时间里，王刚在文学界似乎消失了。他的名字却和《天下无贼》《甲方乙方》《月亮背面》等商业影视片连在了一起。这是王刚的智慧，当然也是他个人自由的选择。可惜的是影视历来是导演和演员的事情，作为编剧的王刚好像并没有在这个领域“出人头地”，他的名字也没有和冯小刚、葛优们一起走进千家万户。王刚重出文学江湖并再度名噪一时，是因长篇小说《英格力士》的出版并获《当代》长篇小说2004年度奖。多年远离文学的王刚，重操旧业却功力依旧，多年的阅历或对生活、文学的理解，使他的小说诗意而残酷，遥远又切近，感伤不悲切，流畅有深意。在文学的处境越来越艰难的时刻，王刚确实创造了一个文学奇迹。

在我的阅读经验里，《英格力士》大概是自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之后，最具冲击力的集中书写中学生“问题”的小说，是第一次以“过来人”的身份言说特殊年代中学生活和心理经验的小说。如果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还仅仅限于代际观念冲突的话，展示的还仅仅是那个时代青少年个性意识萌发觉醒的话，那么，《英格力士》则以校园/社会问题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中学生教育和心理令人震惊的残酷性。在这部作品

里，我们看到的已不止是观念的冲突，而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彼此隔膜和尖锐的对峙，是两种文化难以兼容的巨大冲突，是两种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不能逾越的巨大障碍，或者说，文明与愚昧的两种文化冲突，已经形成了一个令人难以承受的心灵的巨大隐痛。

这是一部成长的小说。成长小说在中国历来不发达，已经被命名为“经典”的《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等作品，不是成长小说。那里讲述的主人公的故事好像也是关乎成长的，但他们都是在导师的教导下——意识形态的“规训”中完成人生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成长小说不是这样。这一类型化的小说是通过主人公自己在成长中遭遇的失败、挫折逐渐成长并形成对世界和他人的看法和价值观念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英格力士》就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成长小说。主人公刘爱，与父母、校长、范主任等父辈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一种不能化解和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他有强烈的反抗和“弑父”倾向；但他却热爱英语老师王亚军和维吾尔语老师阿吉泰。因此，《英格力士》和当下在不同文字中见到的中学生活是非常不同的。当下的中学生活也有反抗，课堂、家庭不再是接受教育的场所，而是集体叛逆，与教育者战斗、周旋的战场。课堂上下，老师与同学各行其是，仿佛只有身份的差别而不再是施教与受业的关系。那里没有亲切也没有渴望，没有倾心的交流也没有真挚的关切；在家里，学生欺瞒家长，家长威胁恫吓学生。于是，校园失去了宁静，家庭失去了祥和，在学校与家庭之间，是他们大显身手也是大打出手的地方。他们吸烟、喝酒、恋爱、捉弄老师、考试舞弊、撕榜，甚至找小姐，小小年纪就已经成为“顽主”。他们心灵苍白如纸，生活既无理想也无动力。如果仅从这些现象上看，他们确实是一群无可救药的“垮掉的一代”。但王刚的叙述却远要深刻和有趣得多。

小说的第五页有一句话：“童年的忧郁经常远远胜过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这句话如流星划破天山的暗夜，给人心头猛然一击的同时，也照亮了被暗夜包裹和遮蔽的天山和童年的心灵天地。这

句话奠定了小说的整体基调。刘爱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工程师，他们喜欢苏联音乐和歌曲，他们知道在精神生活最困难的年代如何体贴和照顾自己的心灵世界。但是，在对待孩子和外部世界压力的时候，他们几乎是无知的白痴和懦弱的奴隶。他们逆来顺受，沾沾自喜，然后是母亲偷情父亲容忍。他们将一切不如意和忌恨都倾泻在对孩子的塑造和教育过程中。但他们却没有一天走进过孩子的心灵世界。童年的忧郁就是这样远远胜过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刘爱有父亲母亲，有老师和同学，但他却更像一个孤独无助的漂泊者和流浪儿，他也因此离家出走，当这个家于他没有意义的时候。

刘爱喜欢阿吉泰老师，因为阿吉泰老师长得漂亮。我们都曾经喜欢漂亮的女老师，尤其是漂亮又和蔼脸上充满阳光的女老师。她们曾是我们童年的偶像或暗恋的对象。但谁都知道那是一种精神依恋或“恋母情结”所致。包括刘爱在内的男同学都喜欢阿吉泰，当然与她的漂亮和她对同学的平等有关。但刘爱喜欢英语老师王亚军却并不完全一样。王亚军在那个时代完全是一个“另类”，他衣着得体，谈吐文雅，生活和教学一丝不苟。他向往和崇尚西方文明，他甚至每天用香水。在那样一个时代这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但他理解刘爱，这个年轻的孩子甚至成了他唯一的朋友。王亚军内心的孤独可想而知。王老师得到同学的爱戴不止因为他自尊自爱的形象，也不止因为他教给孩子们英文歌曲，让他们肤浅地体悟另一种文化的新奇和魅力，更因为王老师在一种权力结构的社会环境里，他平等和温暖地与同学交流，使忧郁胜过老人的童年有了临时的精神依托和避难所。因此，王老师代表的另一种文化，与当时的流行文化或霸权文化构成了无可避免的冲突，他一定为他所处的时代所不容。刘爱选择了他，但不能向他学习，甚至模仿也不被允许。一个属于未来的主人选择了属于未来的文化，在两种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他们都必须付出代价。

《英格力士》不是童年的控诉书或忏悔录。作为一部文学作

品，它所体现出的文学性，是尤其值得谈论的。它的修辞诙谐、幽默是表面的，它通过具体的细节走进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走进了一代童年的心灵世界。文学性就是将属于精神和心灵层面的困难、茫然、困惑、孤苦、寂寞、无助、无奈等，写到绝对和极端。这个绝对和极端不一定是面对断崖或绝路的处理，不一定是生死的选择。它是在特定的环境里将这些问题在心理和精神层面深入而广阔地展开，表现主人公的绝望或生不如死或凤凰涅槃。刘爱和王亚军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内心的压抑、绝望被王刚写到了极致。因此这是一部具有极强的文学性的小说。另一方面，小说在讲述那个可能是亲历的故事的时候，叙述语调帮助或强化了人物的心灵苦难，就像遥远的天山，高山雪冠也寂寞无边，犹如融化的雪水涓涓流淌却撞击人人心。

《月亮背面》叙述的是90年代初期的故事。小说一波三折的情节和逼真的细节，显示了王刚丰富的阅历和文学想象力。90年代初期，是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时期，经济生活在社会生活结构中合法地位的确立，也极大地调动了人们飞升躁动的欲望，欲望使人冒险，使人敢于非理性地孤注一掷。小说的主人公牟尼和李苗是一对青年男女，他们是拉斯蒂涅在当代中国的男女版。这是一对文科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但在那个年代，文化和金钱相比在他们看来已一文不值。放逐文化追逐金钱，是他们“弃暗投明”的坚决选择。偶然的相遇被梦想的利益黏合在一条道路上，他们是利益的盟友，是床上的情人，也是为了利益的相互背叛者。王刚对人物、时代和利益的理解，不仅在于他的批判性，更重要的是他写出了那个年代人物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两个人不能不说没有感情，他们甚至也为这份感情真诚地感动过。李苗曾为牟尼织过一半的毛衣；牟尼也为失败的李苗痛心地哭泣。但利益需要的时候，李苗可以毫不犹豫地和能够做她父亲的周庆田周主任上床，说毫无廉耻的话，她可以从一个男人的床上到另一个男人的床上。或许能够为她辩解的是：在男人掌控一切的时代，女人除了身体一无所

有。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女人掌控了权力之后，男性的命运是否也该如此呢？如果是这样，女性解放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是中国的“圈地运动”时代，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这一切，即便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没有逃脱马克思的预言，每一个铜板都沾满了斑斑血迹。《月亮背面》的爱恨情仇，主要是通过牟尼和李苗演绎的。当金钱梦彻底破灭之后，维系他们“情感”的唯一纽带自然就断裂了。分手时他们居然连手都没有握一下，接下来就是李苗死于非命。而牟尼回到乌鲁木齐家中的时候，妻子正用他寄回来的钱招待另一位男人；牟尼一直试图勾引的青年女大学生鲁丹，似乎是一个例外，她清纯简单、天真无邪，牟尼不能得手并为自己的丑恶愧疚过。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表面单纯的女大学生，已经向外国人卖淫两年多了。这个人物不止是出人意料，更令人震惊无比。情感世界在那个时代几乎全面崩溃，没有倚门望夫的贤妻良母，没有信誓旦旦的真情爱人，当然也没有纯真青春和浪漫校园了。利益决定着所有人相同的命运和归宿。另一方面，是权力角逐场上争夺的场景。权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联袂塑造了那个时代最肮脏的场景，无论是高官周庆田还是对手从小波、朋友王志，都最大限度地使用了手中的权力和资本。而牟尼在通往发财梦的道路上，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对落拓文人的蔑视，用匿名信方式整治他人甚至置于死地等，都残酷而真实地表达了金钱宰制时代的丑恶和血腥。这个悲惨的结局不给人任何悲剧感，那个雄心勃勃的中国的拉斯蒂涅，最后仍然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这部复杂小说所揭示的“悲惨世界”，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王刚在这个时代的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

和《英格力士》《月亮背面》这样情节复杂、惊心动魄的小说比较起来，王刚的中篇小说《秋天的男人》则是一部充满了感伤和诗意的小说，也是一部难以改编成影视剧的小说。它没有跌宕起伏大开大阖的情节和故事，也没有故弄玄虚的悬念或“噱头”，甚至男女主人公都没有命名。我们只知道是一个男老师勾引一个女同学

的故事框架。按说在小说创作或八卦媒体那里，这样的故事早已没什么新鲜。但王刚却将这个陈旧的故事叙述得细微而精致。男教师偶遇一个女同学，被动的女生不知所措又不能割舍；主动的男教师得逞之后又惊恐慌乱魂不守舍；单纯的女生知道他有家室但心甘情愿；世故的男教师为了名声和逃脱责任用意念杀人。女同学果然死于山崖，男教师百感交集莫衷一是。小说不是兴致盎然地讲述床第之事，也不是陈述情男痴女的生死恋，而是将笔触主要放在人物的感受和体验上，小说是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获得成功的。在相对的时间里，不能说他们没有真诚的爱情，甚至他们的身体接触也不能说没有动人的地方。但它又不是爱情小说或感伤小说所要表达的人物和感情。他们没有社会、环境或权力的压抑，没有因婚姻的不幸导致的爱情缺失。男教师对他妻子的评价甚至是“不错”的。因此，能够解释这位教师行为的只能是他贪婪的欲望和对感情没有节制的无度挥霍。这是一篇不能复述的小说，我只能说，对人物内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写得实在是太精彩了。

王刚在小说创作上应该说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他对当下生活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敏锐捕捉和生动表达，特别是他对人物行为方式不合法性的合理性处理，不是简单地、道德化地评价人物。对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孤寂、无助和渴望交流并因此陷入情感泥沼的过程，做了细微和精心的处理，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独到之处。那些伤痕的青春和残酷的诗意，是他笔下人物开出的罂粟般的“恶之花”。这些不仅使他在文学市场上人气一路飙升，有大量的读者和潜在读者，而且在批评界也成为重要的谈论对象。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如果认真阅读和比较他的小说，我们仍有不能满足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又大多出在小说的结尾。比如《英格力士》中，刘爱和阿吉泰在防空洞的遭遇，充满了戏剧性。坍塌的防空洞是对虚荣母亲秦萱琪的一种嘲讽，是对她光荣心的最大嘲弄，它险些成了埋葬自己儿子的坟墓。但阿吉泰和刘爱在这里绝处逢生不让人感动，它就有问题了。而且这个情节和小说的整体结构

关系并不大。而《月亮背面》中李苗对牟尼的情感，与《秋天的男人》中女同学对男教师的情感有很大的相似性。她们都知道男人有家室但又毅然以身相许随波逐流。《月亮背面》对李苗结局的处理和《秋天的男人》对女同学的处理，又都是让她们死去，难道除此雷同的办法之外就没什么别的办法了吗，还是王刚一定要让自己的男主人公彻底摆脱麻烦？这显然是个问题，它从一个方面表达了王刚在小说处理方面的“青涩”痕迹。这些问题从局部来说不大，但从小说整体结构来说，就不能说不大了。

目 录

伤痕的青春 残酷的诗意（代序） / 孟繁华

红 手 / 1

秋天的男人 / 31

当一个冬日下午 / 74

博格达童话 / 117

太阳的儿女 / 157

冰凉的阳光 / 196

遥远的阳光 / 245

湖南坟园散记 / 343

红手

妈妈在一个明媚春天的上午对我说：

等我死了，你就给你爸爸灌点“敌敌畏”，要多灌一些，不要让他活着受罪。

那时，她正躺在医院白色的房间里，灿烂的阳光透过淡蓝色的玻璃，洒在她冰凉的脸上。

记不得星期几，反正乌鲁木齐天空充血，像是飘满了红色的风箏，雅玛山对面的红山已经被血泡透了。

爸爸想不到他的老伴会对他的儿子说这样的话。他在人事不省之前就已经忘了许多事：

四十年前的一个黑夜里，他在包尔海的荒滩上亲手杀了他的救命恩人，然后为了爱情，他让天鹅的血染红了整个天空。这些事都是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上干的。那儿的雪山从每年六月就开始融化，茫茫的雪水流向峡谷中的洼地，最后形成了天鹅湖。

我以后漫游的时候，渴望发现奇迹。

在那片由草滩变成沙漠的土地上，我不再能嗅到血腥味。我好像忘了河岸在哪儿，只记得在浓浓的黑烟中，有艘渡船正在开走，野马渡的黄昏在寂寞中摇晃，那天我穿的是白皮鞋。离岸边不远的大片苇草被熏黑了，这儿不再有天鹅，说是曾在四十年前的一个清晨死了十只，都是雪白的。我知道过了河岸再走一天多就会到沙漠，也知道我的寻找没有意义，一切都因为那个真实的故事。它发生后，就被时间淹没了。河岸多年没有天鹅，那些来自湖南、山东

的洗衣少女也都离开了，留下的只有那个沉重的太阳。

我被它折磨得走了极端。

渡船开走时正是黄昏，我离开河岸茂密的苇草走进西边柔暖的红色，我穿的是白色的皮鞋。

你只要离开乌鲁木齐朝南走，翻过天山冰达坂，就会看见一片黄绿色的大草滩，在地图上叫焉耆，说是开河不过在这儿扭了几下，就形成了大片绿洲。我刚才说过的包尔海便离天鹅湖不远。

四十年前那个可怕的黑夜中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在这儿进行的。

爸爸拿着枪的右手颤抖得天空都成了绿色，草滩的气息中有股糊味，他的黄军装热腾得白雾茫茫。爸爸难受得哭了，用不拿枪的手擦鼻涕。那个等死的人也哭了，用鼻涕擦手。

黑茫茫的草滩上有大群秃鹰在叫，这片被鲜血泡过的黏湿、熟悉的土地几百年来一直养育着它们。昔日尸横遍野的古战场，如今多少天过去了才杀一个人，简直有愧于“包尔海”这几个雄野的音节。猛禽们等不及了，叫声干燥、灰暗，荒野上的星星做着匀速弧线飞行，把模糊的空间搞得旋转不停。

爸爸仍在擦鼻子，因为他听见了一个女人凄绝的哭声，这像秦腔一样颤抖的嗓音是从喇嘛庙那边传来的，压倒了秃鹰的嚎叫，但是他仍准备扣动扳机，定了的事就是定了。再说这个瘦瘦的、准备挨枪子儿的秃脑袋也太过分了，那女人的哭声一多半是为他的，这深深地刺激着爸爸。他以后曾说过，对日本人的仇恨都没有这么深。看着我疑惑的眼神，他又说：

那时还没你呢，你妈知道。

刚才医院的氛围显然是白色的，极像小时候在大青石块上看到的那只猫，它的小蹄子不怎么样，但是脑袋白得精彩极了。它的脑袋和医院过道一样让我舌头流酸水，一股钻心的甜味从脑袋后边扎

进来，弥漫我的全身。

说实在的，我舍不得妈妈离我而去。

她就要死了，医生说不可挽回，就像蓝色的山峰在一个晴朗的早晨突然消失一样。我知道医生本来还想说让她回家后多吃点好的，但又忍住了，因为他突然恶毒地想到妈妈与爸爸一起享的福够多了。医生眼角下的皱纹一跳，我就知道了他这种念头。

妈妈总是自己照料爸爸，他中风后就什么都知道了，他晚年的风景几乎完全映在了她荒漠般的皱纹中。妈妈开始指望我和姐姐，最后她叹口气。

现在，她临死前对我说这话，当然是一种暗示，但也可能是一种威胁。不过，她那么平静，肯定是出于绝望。

与那个黑夜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当然会有白天的事情。阳光下的荒野有阳光投下的阴影，还有风，不停地在那个初夏刮着。

早晨，也许只有那样的空间才叫早晨。白茫茫的雾气从河面上升起，然后爸爸看见一个红润的姑娘在洗衣服，洗的都是黄衣服。问题是她的脸很红，是一张真正的少女的脸。如果不是湖面上白色的水鸟突然在绿色的芦苇丛中叫几声，还不知道爸爸得愣上多久。

偷看一个山东丫头洗衣裳，爸爸笑了。他那时二十二岁，管着一个团的人马。

河面上的白雾蒸腾起来，芦苇的绿色流动着，这个早晨河面似乎有了浪花，星星点点，闪闪烁烁，说明了好运气。水鸟飞几步，蓦地停留在空中，白色的肚皮泛着耀眼的蓝光。河岸暖暖的石头上，平搭着几件军装，那姑娘看见鸟儿，只是摆摆手，笑一笑。她不知在胡杨林中有个人正在看她。她甩甩手上的水，摸摸脸，又对鸟儿摆摆手，笑一笑。她不知那人已经悄悄走了，更不知道他会跟她生出并养大一个像我这样的儿子。

爸爸的那种痛苦我是永远难以理解的。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博格达雪峰总是蓝色的。蓝得女性，蓝得忧郁，真像老柴从《天鹅湖》中透出的月光，有种母性抚慰的力量，永恒而宁静。她从早上就开始注视乌鲁木齐，无论炊烟、泥土、死亡、欢笑、阴谋、温情……她都看得见。她的山体为什么是蓝色的？在那时就是个谜。

我们总是迷失自己。

迷失在无始无终的时间河流中，任困惑和饥渴消灭想象和肉体。

爸爸在得知那个消息时，还没有想到把这个人亲手宰了，他只是对准喇嘛庙厚重的墙体跺了几脚，然后就开始揪自己的头发。他做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表演给别人看，一种强大的心理障碍窒息了他。他清楚，这次注定要在男人和女人的世界中做一次抉择，而且只能是一次。

那时开晚饭了，他一个人静静地走到院墙外的芨芨草滩上，他挺着胸，迈开小短腿，他不愿自己失去尊严，就把风纪扣扣得很紧。当晚风缓缓地荡漾开时，他对着血红的落日大叫，声音悲哀而灿烂。云雾从他的脚跟升腾起来，在他眼睛的茫茫红色中绕来绕去，不肯消散，把铺向天边的芨芨草搞得着火一般。他的喊声越来越尖厉，里边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叹息，像沙漠里的短腿狼，心灵受伤后便在红柳丛中哀号。一夜间，爸爸的脸庞就由红变灰变绿，这当然与戈壁滩上的风没有关系，爸爸只是为了妈妈的哭声才这样的。他恨不得忘掉那件屈辱的事实：这个家伙曾救过他的命，在北沙滩一个大大的甘草坑中。这绝对是一个心理障碍，它妨碍着爸爸的动作。无论他的黄军装，还是原本褐色的茫茫旷野，在那天都像被血染过一样。太阳湿淋淋地滴着红水，血光万道，爸爸黑色的目光不断地迷失，他每向前走一步，心脏就会成功地疼痛一次。尽管一时他还难以有确定的主意，但身后阴沉压抑的预感早就使他不停地哆嗦起来，而且他已号得很累很累。终于，他停下脚步，回头凝望着已经十分遥远的喇嘛庙，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了，但他仅仅说

了一句口头禅：

“到处都是狗鸡巴。”

你跑吧，跑吧，爸爸说，出了喇嘛庙朝东过了天鹅湖就朝北，不多远就是天山冰达坂。

那个站在爸爸对面的秃脑袋瘦子就是不吭气。他觉得爸爸这个团长肯定能救他，因为他曾救过他的命。

爸爸又说，你可以骑上我的马。

瘦子还是不吭气，低着头，脑袋上的青筋绿光闪闪。恩将仇报的事他在新疆流浪这十年还从没见过，再说，他只不过干了那么一点小小的事。终于，他把头抬起来，目光与爸爸的碰到了一起。这时，阴暗的黑屋蓦地亮了，爸爸眼角的余光发现了墙角的四脚蛇，它们的尾巴正甩来甩去，这就有风吹起来，把瘦子长长的眼睫毛和爸爸短短的头发掠得一起动。瘦子先笑了，声音湿淋淋的，把爸爸的裤裆里搞得很难受。爸爸开始还以为自己突然泄了，后来才知道是自己的小肚子出了过多的汗。

瘦子笑累了，就把眼睛闭上，但绝对没有要走的意思。爸爸飞快地蹿过去，一脚踩死一条四脚蛇，说，我叫你们再刮风。

这天就黑了。

爸爸亲眼看见受宠的瘦子又朝后院溜去，他的心一下子抽紧了，他太知道一切了。

那儿住着女兵连，洗衣服的丫头就住在那儿。

妈妈躺在医院里，她朝南边的大窗户望去，那是一棵树，在树后面有太阳，太阳后面是死亡。妈妈肯定想起了“在死亡线上挣扎”这句话。当时天空是苍白的，但妈妈的脸蜡黄。她的脸失去了苍白的权利，因为她老了。

开始我勉强地站在她的床边，巴望着有个机会赶快走。但等回家后，我又出门站在那棵小树前。最后，我认为自己清醒了些，就

决定去找姐姐。

她与丈夫闹离婚，已达到高潮。原因是那男的感觉不好。

我见她时正是下午，她在家里与一个男人看画。看见他那么脏的粗线花毛衣我就知道，他刚才肯定对姐姐说了许多“梵·高”之类的话。

她脸有些红，使我不得不想象她躺在他下边的情景，于是我仔仔细看了看长沙发上的和田地毯就笑起来。她有些诧异，拢拢头发，说刚买了几盘磁带不错，听了真舒服。“舒服”这个词又使我瞅了瞅那长沙发上的地毯。她又说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简直是仙境。我点着那男子汉给我的烟立刻就进入姐姐说的仙境。然后，姐姐坐在我旁边，说昨天她去了医院，给妈妈买了好多东西，又说，听，这小提琴拉的！

我望着那男人。

他被我看得很不自然，就说这天不错，颜色挺熟的。

音乐声挺刺耳，我一听就心脏疼，我想去关了，但一看姐姐那么美好，就坐着不动。我开始盘算那件事给不给她讲。妈妈显然是认真的，但一看到姐姐，我就不想打搅她的幸福。听说她与丈夫已经判离了，这会儿又刚来个爱艺术、有感觉的男子汉。

我说，你们忙吧，我走了。

我想起妈妈就可怜自己，她老人家光对我说那些伤心的话，太不公平。

我的心灵也需要平静。

我曾对爸爸说，你们年轻时不大想“人就是那么回事”，老了以后才听你们经常说，而我们则在非常年轻时就说这话。

你咋知道我们年轻时不想，不说？爸爸的不耐烦有些美感，像湖风吹动水面的芦苇，肩头颤抖。

我看着爸爸明亮的大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我弄不清他们年轻时是否这么清醒，又想，人大概都一样，每一代人大概都一样。爸爸也许是个别例子，他的反省人生的意识可能来源于那天晚上。他